

成名之路

第十七章：进军 1993 年凯旋门大赛

1993 年凯旋门大赛开赛前，3 月 20 日“海都市”轻松胜出在圣克卢尔德举行的艾斯百里三级赛。



艾斯百里三级赛

当年 8 月，阿斯顿策骑“海都市”在多维尔胜出拜伦三级赛。



拜伦锦标赛：（前排起）阿斯顿、崔家亮、崔黄紫

灵、崔宝荣及精工爱普生株式会社副社长 Yasuo
Hattori

阿斯顿说“海都市”绝对有能力胜出凯旋门大赛。两年前，阿斯顿曾策骑“温文舞者”胜出凯旋门大赛，所以他的话应该可信。听到这位著名骑师看好“海都市”，我们都十分激动，觉得他已经接受策骑“海都市”出赛 10 月份第一个周日在隆尚举行的凯旋门大赛了。当时在平地赛马界，阿斯顿的地位就好比一级方程式赛车里的舒马赫。他是最顶级的骑师，由他策骑，马儿快如离弦之箭。如果阿斯顿愿意选择策骑“海都市”出战凯旋门大赛，就等于我们一定会赢得比赛了！



舒马赫与他的座驾法拉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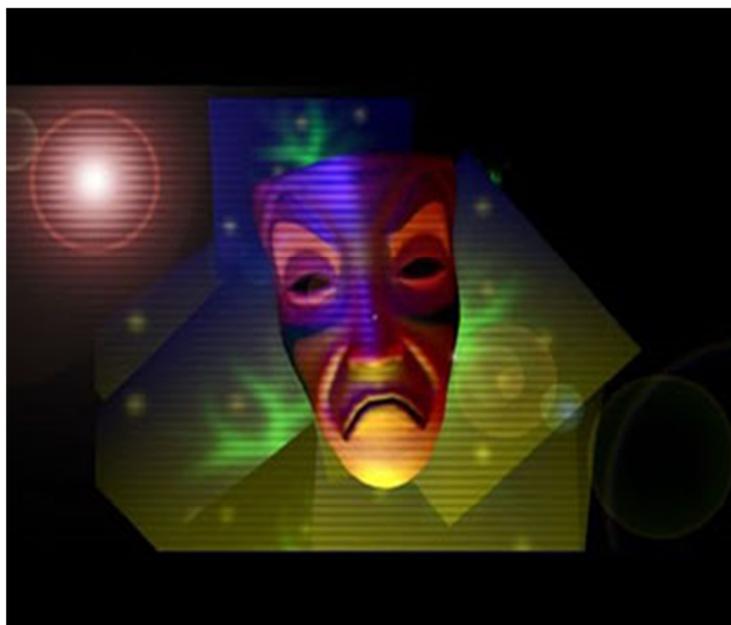


阿斯顿与坐骑“海都市”

李思博却不太在乎是哪位骑师上阵。他心里清楚，自己最挚爱的马匹肯定能夺得凯旋门大赛冠军。



法国人自信时的姿势



好似“魔镜”早已把天机泄露

1993年9月，我的老朋友韦士登先生邀请我去他位于科利歇街（Colisee）的公馆共进午餐，公馆就在我办公室附近。韦士登是全球知名的艺术品商人，亦是欧洲赛马圈中成就非凡的马主和育马者之一。一见面，我就迫不及待地想要问问他的意见，看看“海都市”赢得凯旋门大赛的几率到底有几成。



韦士登先生（1917-2001）

出乎意料，谈论赛马不是韦士登先生找我的目的。会面中他告诉我，多年以前，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毛泽东曾修书一封，在信中请教他如何在中国建造一座能够媲美莫斯科普希金美术博物馆的中国博物馆。但在当时韦士登觉得自己年纪太轻，经验有限，因此无法提供专业意见。



莫斯科的普希金美术博物馆

而且当时他对与共产党打交道一事态度谨慎。现在多年过去，他打算重新考虑在这件事上提供专业意见给中国政府。他认为如今我是充当他东西沟通“桥梁”的合适人选。



我真的是那架连接梦想与现实的彩虹桥吗？

会面最后，我终于没能忍住问他关于赛马的意见，冲口问道：“您认为‘海都市’凯旋门大赛上有多大的胜算？”

他沉思良久之后，缓缓企口：“紫灵，凯旋门大赛是赛马界冠上明珠，意义非凡，与其说它是现实中的实战场，还不如说它是每个赛马人的梦想地。就算对一个同时坐拥两百匹赛马的马主来说，它也是难以企及的终极梦想。只要在他的两百匹马中，能有哪怕一匹马有资格参赛就已经很了不起，莫说还想要胜出了。”



凯旋门大赛是马主们的幻想



马主梦想中的飞马

“至于说期望一匹小雌马能够胜出……”

说到这里，先生又停顿良久，话锋一转，笑着说起当年幸事，他说自己十分幸运，名下拥有的小雌马“法国前进”（Allez France）赢得 1974 年的凯旋门大赛，而九年之后的 1983 年，幸运之神再次垂青，他的另一匹小雌马，“以往”，再次夺得大赛桂冠。可是从那以后至今十年，再没有雌马能够打破记录，赢得凯旋门大赛了。听了老友的话，我明白了他的良苦用心，他这样说，是不想让我对自己的“海都市”抱太高期望，唯恐我最后要承受失利的打击，伤心失望。



在纯种马圈子里，沙文主义横行，雌马真的毫无地位吗？



理想的母马

当我们认定的骑师阿斯姆森宣布他将会策骑“赫尔南多”（Hernando）而不是“海都市”出战凯旋门大赛时，我们全家人都愣住了。我们当时还不知道，阿斯姆森与法国最有权力的马主希腊船王尼亚尔霍斯有长期策骑合约，只有在船王没有马匹参赛的情况下，他才能策骑其他马主的马。而这次大赛最后一刻船王决定为“赫尔南多”报名参赛，阿斯姆森当然只能选择这匹马策骑。“赫尔南多”是船王众多赛马之一，由著名练马师弗郎索瓦波登负责训练。他曾胜出法国赛马会一级大赛，并在爱尔兰打吡中仅仅落后于叶森打吡冠军“总司令”（Commander In Chief）。这些马匹都是曾胜出过一级赛马的实力战将，而“海都市”却从未赢得过一级赛事。



希腊船王尼亚尔霍斯
(Stavros Niarchos) (1909-
1996)



尼亚尔霍斯的游艇。船身长 194 呎 9 吋。

李思博最初想从香港召回他的前大赛骑师李格力。李格力在 1988 年曾策骑李思博训练的“勃扬蒂诺” (Boyatino)。结果当时只是省级的默默无闻的“勃扬蒂诺”爆出大冷门，成为赛中黑马，在这场欧洲公开一级冠军赛中赢得季军。不过，还没等李思博行动，他就遇到了法国著名的前骑师洗马丁 (Yves Saint Martin)。



洗马丁和崔宝荣

洗马丁说服李思博，让自己的儿子洗艾力（**Eric Saint-Martin**）策骑“海都市”。他的儿子洗艾力在美国加州赛马界也曾小有成就，但却一直活在父亲的光芒下，十分渴望自己能有出人头地的一天。李思博大概是觉得两人都是人们眼中的“败兵之将”，苦等出头之日，感同身受，所以立即同意了。



“败兵之将”

距离比赛只剩一个星期，李思博祈求老天下雨，因为经雨水淋湿的软地对“海都市”有利。虽然“海都市”在各种场地都有胜出记录，他的练马师还是认为软地对她最有利。我们开始一起祈求巴黎会下雨。可惜最后求雨未得。



求雨者雕像（1899年）
——美国伊利诺伊



我们都希望比赛当天能够下雨。只是当日虽然乌云蔽日，却没有降雨。

丈夫宝荣在这个紧张的关键时刻反而跑去买了一部结构复杂的玩具遥控车。我问他：“你买这是做什么？”他回道：“大家现在都为‘海都市’和凯旋门大赛紧张失眠，我跟家亮可以一起组装模型，既能消磨时间又能放松心情！”他们只用了两个不眠之夜，便把模型装好了。



遥控模型车



家亮与遥控模型车

随着赛事临近，我们每个人都紧张失眠。在凯旋门大赛前夕的半夜时分，李思博打电话给我说胜出关键不在骑师，而是在于从半夜到开赛期间的雨量。我走出阳台，看着天空。星期六的晚上天气依然很干燥。下雨天令巴黎人感到伤感和怀旧，没人想要看到美丽的巴黎扬起细雨，尤其是诗人。我想起了保尔·魏尔伦（Paul Verlaine）的诗句*：“il pleure dans mon cœur comme il pleut sur la ville.”（城市的雨水，就像我内心的泪水）。但是如果此时巴黎下雨，我的心情却肯定截然相反：城市的雨水，就像我内心的欢歌。



*城市的雨水就像我内心的泪水。